

一本书

贯通历史与现实的目光

□ 朱延嵩

在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领域,孟繁华始终秉持着独特的学术品格。他的新著《历史叙事和时间意识:与文学史和文学现场有关》以缜密的学理思考和敏锐的文学感知,构建了一座连接文学历史与现场的桥梁。此书不仅是其学术成果的集成,更在崇尚速成的时代中,印证了“慢思考”的珍贵价值。

翻开著作,读者很快会被孟繁华鲜明的问题意识所吸引。他将历史叙事与时间意识并置,揭示出一个深刻命题:我们如何在时间的流转中安放文学的价值?对此,孟繁华提出“慢的美学”。在算法与速度主宰的当下,这一主张不仅关乎研究方法,更代表一种知识分子的学术立场,即拒绝被各类研讨会与快速迭代的文学现象所裹挟,坚守文学批评应有的沉潜与深度。

这一主张在他的文本分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在讨论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时,孟繁华注意到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当众多作家追逐繁复的叙事技巧之际,毕飞宇却选择了一种看似“老派”的讲故事方式,即采用全知视角,宛如一位洞悉一切的叙述者。孟繁华认为,这种不随波逐流的选择,恰恰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创作自主性,在众声喧哗中,显露出一种可贵的叙事定力。

在评论徐则臣的《北上》时,孟繁华的剖析更为细腻深入。他通过“青春作伴好还乡”“北中国的风物志”与“运河上的风情书”三个层层递进的视角,揭示了小说的独特魅力。“青春作伴好还乡”探讨了人物沿运河展开的精神寻根,既为地理行走,亦是文化还乡;“北中国的

风物志”细致分析了小说如何将运河两岸的生活细节与民俗风情,编织为生动的北方文化图景;而“运河上的风情书”则阐释了那些日常描写如何共同构筑一部流动而充满烟火气的人文史诗。这三个角度环环相扣,共同诠释了《北上》何以赢得专业评论家与普通读者的双重认可。

孟繁华的批评风格气势磅礴而不失细腻,理论思考与文本细读相得益彰。他既能从宏观把握文学发展脉络,亦能在微观处洞察作品的精神内核。这种批评品格在当下的文学研究领域尤为珍贵。

全书后记中,孟繁华写道:“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慢’都是一种奢侈。一切都在加速运转,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如此。”这段话揭示了文学批评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也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学价值往往需要在时间沉淀中逐渐显现,而深刻的文学批评则需要与作品保持必要的距离与耐心。

合上此书,读者将发现孟繁华所给予的不仅是一部文学论集,更是一种思考文学的方式。在他的文字中,历史与现场不再对立,而是可以相互对话、彼此启发的两个维度。这种贯通历史与现实的目光,以及始终不渝的文学热忱,正是孟繁华文学批评最动人的品质。在一切加速变化的时代,这样的学术坚持愈发珍贵。

来源:《海南日报》



书架

《我在古代当考生》

浦睿文化/湖南美术出版社



《我在古代当考生》以明清的科举考试状况为基本背景,描绘了一个考生需要如何“打怪升级”,才能走通这条漫长的道路,他会遭遇什么样的困难,什么人会在这条路上给他提供帮助。

《回忆修理工厂》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该书面向9~12岁儿童,是一本吉卜力风格的奇幻儿童文学。讲述了十岁的女孩瑟瑟,带着修好外公遗物、让自己和外公的记忆更完整的愿望,进入异世界展开冒险的故事。



《半个村庄》

江西教育出版社



南荇村5岁留守女孩因父母在外务工,感到生活缺失了一半。她观察周围世界,逐渐体悟到成长的趣味,感受到生活的温暖。



书悟

《风会吹开一朵花》全书分为五章,围绕青春成长、亲情友情与四季风物展开,以细腻笔触记录对生命与时光的感悟。书中既有青春期的自我剖白与生活的诗意描摹,也包含对抗外貌焦虑的成长叙事,如八年战痘经历最终导向自我接纳的内省过程。部分篇章如《父亲头上的雪》多次入选中考模拟题,通过校刊投稿、夜跑等具象场景,串联起个体心路历程与匠人精神的文化思考,文字兼具情感共鸣与实用价值,常以四季风雨为意象,隐喻生命历经挫折后的绽放轨迹。每一篇文章都闪耀着心

灵的悸动与成长的温润,让读者找到共鸣。

最打动我的,当属作者的成名作《父亲头上的雪》,“那个冬天,雪好像下得比往年更大一些,父亲却在雪里忙活着。我想,那应该是他人生中最让他高兴的一场雪。我就是在那个下雪天出生的。”作者以自然界的雪开头,过渡到岁月漫上了父亲头上的“雪”,“那些雪花,好像再也拍打不掉了。那些风霜,也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还有作者写时光更迭,“他的身上,仿佛有了一个不会消失

□ 赵启民

的冬天。可惜白发终不似雪花,一拍就散。可每当想起那天我拔掉的白发,我也在心里下了一场大雪。”落雪无声,又仿佛片片都落在了读者的心坎上。结尾也非常巧妙,前后呼应,让我想起曾写过的一首诗《舅父头上的棉花》——种了一辈子庄稼的舅父,最后头发像棉花一样花白。无论头上的“雪”,还是头上的“棉花”,在我看来都是一种对亲人的情感“留白”,无法抹掉。这样的共鸣,在情感与文字间来回交织,赋予人别样的精神力量。

来源:《内蒙古日报》

文摘

看河

□ 刘云芳

平日里,山下的河是安静的,裸露出满是鹅卵石的河滩。偶有一潭水,像块铺在河底的镜子,倒映着山崖上的风景和路过的云。松鼠会从“镜子”旁跳过。有时候是一只兔子、一只山鸡。它们喝几口水,照照“镜子”,又飞快地离开,远远躲着观察它们的人类。

我们去河滩,要么放牛,要么捡石子。滚圆的石子铺在平底锅上,可做石头饼用。面饼会擀得很薄,母亲和面的时候,还会往里边放上鸡蛋、花椒叶,别有一番奇香。做好以后,挂在高处的篮子里,能存放很长时间。

拿起石头饼,我总会想起河

滩。那条河一定没想到,它会以这样的方式跟我们的吃食联系在一起吧。

比起其他山里人,我们一家去河滩的理由多一个:姥姥家住在对面的山里,那段河滩是必经之路。

途中,我总是抬起头看着崖壁,大大小小的石头镶嵌其中,石头缝里拼命长出一棵棵松柏。不少树木先是往下生,接着又往上长,好像曲曲折折,终于找到了阳光。母亲总是催促我快些走,我却舍不得离开,眼睛在两岸的树木山石上流连,总感觉那些石头和植物身上藏了更为丰富的秘密。

母亲问,你看啥呢?我回,看河。

母亲说,那是一条靠不住的河,凶的时候像一条恶龙。后来,我真见识过一次。天上还是晴空万里,伴随着一阵巨大的咆哮声,凉气袭来。我们站在河崖之上,看到比房子还高的黄色水浪自上奔涌而来。我才知道,那高高的河道并不是天公创造的独特风景,而是河水一点点冲出来的专用道路,那些石头则是河水的脚印。洪水过后,上游遗失的一件农具、一双鞋,或者半只陶罐,在河底显现出来。河水已经远去,这些物品像疲惫的乘客,滞留在淤泥里。

来源:《人民日报》